

# 《留字条的秘案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留字条的秘案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2638302

出版时间：2015-9-2

作者：张兵

页数：25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

# 《留字条的秘案》

## 内容概要

《留字条的秘案》介绍了北方一个省城“龙城”发生的一起神秘案件，以及男主人公所知晓内幕：隐居在“龙城”的“李将军”家被盗，丢失两本军事日记，案发现场作案人还留下一张字条。警察把此案定为“重特大案”，组建专案组全力侦破，但是，十多年过去了，案件“悄无声息”一直没有侦破，十多年后男主角在城市污水暗渠中找到了两本日记，这是只有男主人公才知道的秘密。

# 《留字条的秘案》

## 作者简介

张兵，1965年12月出生，山西省太原市人，曾从事律师工作，后辞职经历多种行业，2010年7月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

# 《留字条的秘案》

## 书籍目录

### 引子

两辆警车从十字街口那边快速驶来。

天刚放亮，夜色还没有完全褪尽，街道上朦朦胧胧，突兀的汽车声打破了寂静，车顶上警灯在闪烁，红色光束缭乱刺眼，就像蹿起的火苗一样。

警车斜插冲进“东区大院”，停在9号楼前，从两辆警车上急匆匆下来六七位警官。

他们站在那里，个个面色凝重，巡视这片住宅区。

当地人称为“东区大院”的住宅区，是省政府机关的宿舍院，因为地处金刚里街区，正规叫法是省政府金刚里东区宿舍院。

这里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面坐落着十多幢楼房，中间的空地形成“井”字形大院，整座宿舍院外围着一道高墙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能住在这种宿舍院里还是相当不容易，这里居住的不是普通老百姓，都是省政府的干部及其家属。而且，有不少是处级和厅级干部，每天早上上班时间，大院里来接各部门领导的小轿车一辆挨着一辆，单凭这点就显示出这个院落与众不同。

在一位当地派出所治安警员的指点下，警官们的目光齐刷刷投向9号楼2单元二层的一扇窗户。

“留下两人在楼下，不要让外面的人靠近，其余进现场勘查。”为首一位警官说道。

案发现场在二层西户，几个警官进入时，从卧室里走出老夫妻俩站在过道，老先生看样子70多岁，身材高大挺拔，穿件深灰色风衣，花白头发向后整齐梳着，长方脸，厚嘴唇，让人感觉意外的是，他戴着副宽边黑墨镜，从外看不清眼睛，他站在那里一副标准的军人姿态，不怒自威，旁边的老太太个头矮小，表情略带出些紧张。

派出所治安警员上前给老先生介绍刚进来的警官们，他称呼老先生为“李老”，告诉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刑侦人员来了，由他们一起勘查现场。

为首的警官向老先生问声好，然后请他简单说说发现案件的经过。老先生默默点头，说了起来：今晨5点，老伴儿起床后，发现小储物间的窗户大开……

老先生说话声音宏亮，叙述简明扼要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，仿佛在总结一份简报，这种干脆利落，可能是多年职业生涯形成的。

警官们毕恭毕敬地听着，谁也不随意插话，因为他们知道内情，清楚对面的这位老先生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他年少时即加入红军，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；抗日战争中担任八路军一个师的侦察科科长，老先生的眼睛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毒气熏伤的；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已是解放军主力部队的战将，指挥部队所向披靡，从白山黑水的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，立下赫赫战功；新中国建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，20世纪70年代升任海军副司令，据说指挥建设了海军潜艇部队的绝密工程。现在老先生“隐居”在此，但余威犹存，他们这几位警官在老先生面前实在是几个小兵蛋子。

“初步清点，我的两本……”

老先生说到这里忽然说不下去了，换了个人似的失去刚才的威严，身子软下来，一只手紧紧捂住胸口，旁边的老太太惊慌失措，赶紧把老先生搀扶住。

看来老先生丢失了重要的东西。

“我的两本日记被盗走。”老先生缓了缓说道。

啊？警官们面面相觑，老先生的日记被盗，这案子可就敏感了，以老先生特殊的身份，会不会在日记中记录着什么重要秘密？这要是流传出去，负面影响就大了。

“日记中记载着属于机密的事吗？”为首的警官急忙问道。

老先生有些内疚地说：“我最近着手整理回记录，为了帮助自己回忆过去的经历，在日记中写了些属于军事机密的事，真是太大意了啊。”

屋里一阵寂静。

“作案的人还在书桌上留下一张字条，我感觉这个案子很特殊，请你们重视起来。”老先生又说。

在场的警官们再一次感到吃惊。

警官们开始勘查现场。

这套房面积不算大，老式结构，中间是过道，两边各有房间。

老先生的日记本是在书房被盗的，出人意料的是这里丝毫没有凌乱的痕迹。书房陈设简单朴素，但是

## 《留字条的秘案》

也有一般家庭不具有的特殊宝贝，靠门一侧是储物平柜，上面陈列着两排小摆件，这些玩意儿古色古香，年代久远，其中摆在前面的三件尤其吸引人，一件象牙雕刻，一个小花瓶，另外是只木雕小舟。象牙雕刻只有拳头大小，造型就是只大象，它疾步如飞，昂头扬起长长的鼻子，令人叫绝的是象背上跪坐着一位指头大小的土著人，他紧拽缰绳，目视前方，神情坦然，真是栩栩如生；小花瓶和普通茶杯一样高，瓷白如玉，光滑明亮，瓶上画枝杆，上面落着两只引颈鸣叫的黄鹂鸟，黄鹂鸟通体金黄，背沾黑纹，旁边题着两行名句：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；而木雕小舟只有钢笔一样的长度，底座是镂空雕成的双层浪花，浪花上嵌进一只精美小舟，看上去小舟似在大河中劈浪前行，这件木雕色如黑漆却光泽明亮，应该是紫檀之类的贵重木质。

有位懂行的警官目不转睛地看着，有点爱不释手，心说这些是属于文物级的宝物，平时轻易见不上。

另一面墙的窗户下摆放着老式书桌，各种书刊报纸整齐擦放着。

书桌中央留着一张字条，有一掌宽，上面写有短短的一行黑色字迹。

几位警官围在书桌边，低头默默看着字条，半天谁也不吭声，一会儿他们相互对视，像在用眼神交流述说。

这些警官可以说是省、市的刑侦专家，有的从事刑侦工作几十年了，什么样盗案没有见识过。然而，今天的阵势还是头一回遇到。现场气氛静谧，几乎就看不出是发案现场，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，放着贵重物品不盗，而是偷走主人的日记本，作案后不是隐毁痕迹，而是故意留下字条，真是件奇怪而神秘的案子。

现场拍照画图后，警官们拿起字条传递观看，字条上的字迹规距紧缩，端正平扁，甚至透出些秀丽，但是每个字的最后一笔粗犷豪放，像一把刀凶狠地画出条线，另外，语言结构上短促有力，有古文风格。字如其人，字迹和语句能够透露出许多信息，通过字条判断，写字人受过良好教育，偏爱古文或古诗词，性格矛盾，既拘束谨慎又胆大妄为。

整整一上午，警官们勘查完现场又走访了周围的住户，他们要暂时撤离，两辆警车驶向大门外。

这时，和案发现场相邻的一个单元二层楼上，一个身材消瘦的青年悄悄躲在一扇窗后，他看着离去的警车嘘嘘叹出口气，嘴角显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

一条惊人的消息在“东区大院”传开：李将军家被盗！

“李将军”是“东区大院”的人们对那位老先生的称呼，在大院的人们看来，这户人家很神秘，平时就老夫妻俩和一个小保姆，不怎么和邻里来往，偶尔能见到老两口散步，但每逢过节时，他们家就热闹了，会有许多开外地车的人来他家探望，而且好多是军车，时间长了，人们知道老先生姓李，是个“老革命”，当过红军，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解放后在海军当过重要领导，于是，背地就叫他“李将军”。

“李将军”怎么会住到这里？

原来，“李将军”当年在这个城市的周边山区参加过抗日游击战，对这一带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，有很深的感情，故此从军队领导岗位退下来后，就要求到这里居住养老。

这个城市就是龙城，是北方一个省的省城，城市三面围山，从北至西横卧蜿蜒起伏形似龙身的山脉，一条古老的汾河缓缓穿过市区，像一把巨斧将城市一劈两半，分为河东河西。

“李将军”和他老伴儿来到后，当地政府对于怎么安置很费心思，当然，最主要考虑安全方面的问题，在省公安厅的参与下，“李将军”就被安置在金刚里“东区大院”。这地方位于老城区西北，紧邻汾河东岸，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，环境优雅到处栽着粗大的柳树，一到春夏杨柳依依，整个地方遮隐在浓浓的绿色中。

“金刚里”这个地名也很有意思，相传清朝光绪年间，汾河发大水，沿岸坝堤大都溃决，洪水入城，而只有这一带的坝堰安然无恙，人们因其坚固取名为“金刚堰”，靠它附近的这一带地方就叫金刚里。

住在金刚里，“金刚”也没有保护好“李将军”的安宁，还是出事了。

“李将军”家被盗，这件案子，不仅惊动了当地，而且也惊动了公安部。案件虽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财物损失，但是失主身份特殊，被盗日记敏感，作案人现场留下字条，这是全国还未曾发生过的特殊案件。公安部有关领导专门作出批示，责成迅速破案，省城公安厅的领导更是坐不住了，把这个案子确定成“重特大要案”，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。然而，虽经专案组侦查，案件却未能发现有效线索，一直没有破获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“留字条的秘案”还是悄无声息，像一块坠落在幽深海底的石头，而“李将军”的那

## 《留字条的秘案》

两本日记，人们似乎永远也无法发现它的踪影。

一  
高高的楼顶上，静静的就我一人，在这深夜，我蹲在这里就好似在一艘轮船甲板上，这艘船正驶向不着边际的夜海，一时间身体感觉真的摇晃起来。

向前慢慢挪动，寻找楼顶的边缘，找到了，我伸出一只手臂凭空划拉，手凉嗖嗖的不由得有些慌张，分明知道手臂下边就是“万丈深渊”。可是，我必须面对，在楼顶的边缘，强压住慌乱的心，直直站立起来张开双臂仰望苍穹，我寻找着，寻找一双上帝的眼睛，它俯瞰注视我，我立在生死之门，阴阳之界，向前跨出一步就死，向后退一步就生。

寂静的夜，我无畏地站在这里，以洗刷白天的懦弱，此时，全世界有几个人可以像我一样？没有，只有我立在生死边缘。

一位身披斗篷的“死神”从天而降，轻盈地飘落在我身旁，与我并肩而立，它并不狰狞，反而有些温顺，我伸出手与“死神”握了握，算是打过招呼。

楼顶的风呼呼作响，吹得我有点晃动，一个趔趄差点坠落下去。

“嘿，张小明，醒醒。”

有人叫我的名字使劲拍我的后背，想睁开眼睛，可眼睛像粘了胶水，怎么也睁不开，我感觉还在楼顶上站着。

后背“啪啪啪”又被拍了几下。

终于微微睁开眼，惨白光线刺得眼有些疼，模模糊糊看到床头柜上一个盘子里放着几个白色小药瓶，它们如同龇牙咧嘴的小白鼠扑面而来，我瞪大眼睛，看清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站在床前。原来刚才是在做梦，梦见自己在楼顶上练胆量。

“白大褂”挤出笑容弯下腰说道：“该吃药了。”

我坐起来一阵晕眩，整个脑袋像个铅块沉甸甸的。

“怎么又要吃药？”心里犯嘀咕，下意识看看那盘子里的药瓶。

“白大褂”拿起一个药瓶，从里边倒出四粒绿色药片递来，我无奈地接过放进嘴里，端起旁边的杯子喝口水顺下去。这种药片很厉害，吃下后浑身疲倦，继而脑袋里好像空空的，人变得好安静。每到吃药，我就想起以前看过的日本影片《追捕》，其中有男主角“杜丘”被强迫吃药的镜头。

“我在这儿住了几天了，大夫？”

“三天了，你怎么每天问？”

“白大褂”指指窗外：“待会儿出去转转，别老在屋里闷着。”说完他走了。

抬眼搜寻，看到墙角前室友还在那儿忙着，他在“炼金”。

第一天进来时，他就神秘地告诉我他知道“炼金”的秘方，他把枕头搁在墙角地上，然后乱七八糟的杂物堆在枕头上，手指凭空一扭，嘴中发出“咕嘟嘟”的响声开始“炼金”。他就这么每天忙碌着，把那些杂物一会儿堆到枕头上，一会儿又拿下来，过得很充实。

听几个查房的大夫说，这位“炼金家”已经把家里点着火三次了。

我斜靠在床上，脑子里却又出现那天被“绑架”的情景，这两天就是这样，时不时就想起来。

那天下午，妻子陈梅领着姨姨突然到家，陈梅说姨姨找了个医生，让我去检查一下，吃药调理调理。

我有些莫名其妙，说自己没什么毛病检查什么。姨姨发话了，说陈梅告诉她我最近有些不对，还是去医院看看，没病就算，有病早点治。既然姨姨这么说，我不好得罪她，只好随她们。

来到这个医院，她们带我进一间屋中，两位医生模样的人问了一堆奇怪的问题。其中问我，脑子里是不是有个声音一直和我说话，是不是经常产生某种幻觉，是不是老是觉得有人跟着我？

医生在一张表格上画了许多对勾，他们同陈梅和姨姨决定让我住院。

我被送到装铁栅栏防护窗的病房，和“炼金”的人成为室友，这时才完全清楚，陈梅和姨姨把我送到精神病院了。她们认为我疯了？究竟怎么了？她们如此对我。

问题还有这个医院，单凭一堆奇里古怪的问题，就能把一个人定成精神病，如果是这样，太可怕了，满大街的人一半都够资格进来。

下了床走出病房，穿过幽暗的走廊，两旁全是病房，整天从这里传出来的声音，要么是喃喃自语，要么是凄厉的吼叫，还有“动听”的歌声。

“嘿，有没有派出所的介绍信，拿过介绍信才能通过。”

一扇铁门的小方孔中伸出只没有血色的手挡住了我，侧身绕过这只手继续走。

## 《留字条的秘案》

“拿过介绍信来啊……”

喊声拖着长长的哭腔，萦绕在走廊里。

出了走廊旁边的小门，眼前豁然明亮，来到一个院子里，三天了第一次出来，这是“放风”的地方。站在那儿看，这是所高墙围起来的圆形院子，墙根下坐着一些人在晒太阳，他们眼睛发呆，脸上呈现木讷表情，看着有些恐惧，我走到一处没人的地方靠墙坐在地上。

坐下才发现，眼睛平视过去看的还是一堵高墙，只有抬起头来才能越过墙头看到外面的天空。

皱起眉头在想，好像是苏俄时期的一个作家，曾描写在牢房散步的场景，说牢房从一堵墙到另一堵墙是多少步，这一段描写很著名，可惜我实在记不起来作家的名字。

不知道这个场地从这边到那边是几步，但是，我知道我家的客厅从窗户到门是七步，从门到窗口还是七步。

在夜深人静时，我常会拉紧窗帘关闭客厅门，打开落地灯，光线经灯罩过滤涂在四周，整个屋内呈昏黄的色彩。从门到窗户，再从窗户到门，我如此反复从容踱步，思索些问题，口中不断念念有词，自己提问，自己回答，当然，有时要停顿一下，加进几种手势，以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。

我思索的问题没有范围，不一定能有答案，一个问题，即使有了答案，还要反复地重新提出，重新回答，可能自己并不一定要有答案，只是享受这一过程。

现在，真想从这儿走到对面的墙根，再从对面走回来，想要思索思索。

到底为什么？陈梅和姨姨竟然把我送进精神病院，我真的是有病吗？

我是有一些与众不同，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的人，有句话讲，人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，对于我，不恰当地说，是兔子与野狗的结合。

从外表看，柔弱、腼腆、敏感、自闭这些都是我的标签，不愿意和别人交往，不爱说话，尤其是和陌生人交往，总会莫名其妙地紧张。

我很能忍让，即使吃亏受损，也很少跟别人争吵争闹。举个不恰当的例子，如果在大街上被别人突然捅一刀，我不会与他争执，甚至不看他一眼，只会捂着滴血的伤口赶紧跑走，躲在阴暗无人的角落喘息。

自己这么“弱”，应该是天生的，从小的时候就孤自闭，在家吃饭，不管多少只吃一碗，即使没有吃饱也不好意思和母亲要第二碗；也不太喜欢和小朋友们玩，常常独自坐在外面，漠然地仰望天空。

后来长大了，一直到大学毕业，一直到工作上班，“弱弱”的性格一直伴随着。

物极必反，因为外在的自己是“软蛋”，内心则熊熊燃烧着一把火，异常渴望自己勇敢刚强。

我崇拜那些为理想从容赴死的英雄，专门从书刊报纸上收集许多烈士的英雄事迹，想从当中吸取“阳刚之气”。最崇拜瞿秋白，说来好笑，因为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，一袭长衫瘦瘦弱弱，我俩长得挺像，都是那样消瘦。

瞿秋白就义时的情景，令我感叹，他面对死亡是那样从容安静，就好像夹着书本走去讲课。

“手夹香烟，盘膝而坐。”

“此地甚好，慷慨饮弹。”

他实际上是个读书人，一介书生，心存大义，淡定生死，他是我的偶像，我希望能拥有像他一样的无畏精神。

内心崇拜烈士，总在鼓励自己不要畏惧什么，要勇敢面对一切，要大声说话喊叫，但是，日常生活中自己还是不行，还是畏畏缩缩，胆小怕事，就如同套在套中一样。

人们看见我是一个人，其实是两个人，外在的一位，内心还站着另一位，两个我中间隔着一扇紧闭的门。

我也有喜欢的事，爱好读书尤其喜爱古文和古诗词。

“君不见黄河之河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……”李白的《将进酒》，可以倒背如流，这首诗中最喜欢的是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这一句。

我还爱写日记，从初中时就开始写，除写日记外，经常没事的时候就找张白纸随意乱写胡画。

转脸看斜对面墙根下坐着的“病友们”，他们大多还是刚才的姿势，没有怎么变，就像摆着一排泥塑，风来了是这样，雨来了也是这样。这些人原先是干什么的？他们的外表与内心一样吗？他们是否也在猜测着我？猜测着我的外表与内心是否一样？

当年我在“东区大院”住的时候，内心最受煎熬。

父亲从别的单位调入省政府工作，在省政府金刚里东区宿舍院9号楼分配了套住房。

## 《留字条的秘案》

我随父母搬过去时，刚去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上班担任实习律师。律师是靠嘴皮子吃饭的，要有两方面的本事，一是能言善辩，舌枪唇剑，口才要好，另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要强，尤其要和法官搞好关系，这两方面恰恰我都不行，孤独腼腆，不善言谈，根本谈不上什么口才，拉关系更是不行，说话都脸红还拉什么关系？我在这儿上班，纯粹是赶着鸭子上架，根本不是干律师的料。勉强接了几个案子，办下来一塌糊涂，法庭上宣读辩护词，照本宣科都结结巴巴满头大汗，法官和检察官当庭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，当事人对我的态度就更没法说了。单位开会时，领导多次严厉批评我，说我砸了单位的牌子。

感觉自己真是个废人，一事无成。我生活在焦虑悲观之中，以至于对人这个生命产生疑问，在一篇日记中，对人生提出强烈的质问：

地球上的每一个人，白种、黄种、黑种；饥者、饱者与奢侈者；体面微笑的政客与身裹破衣的乞丐，我痛心疾首地，我悲痛地问你们，究竟为何，这人的本质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仅仅为了活着？革命、劳作、科研、学习、吃食、行走、睡觉、性交、闲坐、嘻笑，这所有的一切是为什么？

在一片纸上，我画了一幅画，画的是一支手枪飞出一枚子弹，射向我的头颅。

我快崩溃了，向单位称病请假，躲在家里的一间小屋连家人也不理。

漫漫长夜，我开始对自己倾诉，内心更强烈地要求自己“勇敢”，督促自己干点什么“大事”，证明自己的无畏。

白天我是只绵羊，黑夜我要成为一头狮子，要用黑夜的勇气洗刷白天的懦弱，当时就是这样想的。

“东区大院”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早已过去，父母后来也从那地方搬走了，我自己也娶妻生女，另起炉灶生活，还不错，感觉自己没崩溃。

抬眼望过墙头，看到外面的天空飘过来一片乌云。

感觉自己的思维又跑得远了，没有回答刚才的问题，自己有病吗？是精神病吗？

“看，黑水水盖不住蓝色的海。”

一个声音在耳旁喊起，我吓了一跳回头看，一个老头不知多会儿坐在旁边，他用手指着天空，表情兴奋，不像其他人呆若木鸡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看到那一片乌云，乌云背后是广袤的蓝天，没有问题，老头把乌云看作“黑水水”，把蓝天看成“海洋”。

老头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理解不了，不过，感觉这句话的含意深刻。

“拾收一下，你家里来接了。”

一大早，每天让我吃药的那个“白大褂”对我喊。

“什么？来接我走？大夫，我来这里几天了？”我有点明知故问。

“四天。”

简单收拾了东西，想跟室友打声招呼，可看样子他顾不上，还站在墙角嘴里一直不停地“咕嘟嘟”，也许“金子”可能快出锅了。

随着“白大褂”走出病房区。

医院办公楼门口停着一辆绿色丰田“霸道”越野车，挂武警军牌，我一看心里便知道谁来了。

进了院长办公室，看到姨姨和妻子陈梅坐在沙发上，院长见我，从办公椅上站起来说道：“来，快坐下。”

我站着没动，他转头对姨姨殷勤说道：“领导，看气色还不错吧？”

说完眯起眼上下瞅我，像在欣赏刚雕完的一部作品。

姨姨看着我没吭气，陈梅喊我说：“小明，出院手续都办完了，回家吧。”

听到这话，下意识地点点头，可是，突然觉得自己真是“贱人”，怎么老是让别人“调动”？于是，还是站着没动，眼睛转向别处不再看她们，想发发恨不走算了，看她们能怎样？

透过窗子看见对面的病房，每扇窗户都钉着拇指粗的铁条，忽然产生了幻觉，看到整座病房楼变成个大蒸锅，蒸汽从一个个铁条格格里冒出来。

瞬间被这个幻觉溶化，我只好深深低下头。

院长把我们送到车前，握着我的手说道：“遇事看开些，不要钻牛角尖，你这么好的家庭条件，别人羡慕还来不及，有什么想不开的？要多往外跑，多和人交往，别老在家闷着。”

他随后又跑过去给姨姨开了车门，扶姨姨上了副驾驶座位。我和陈梅上了后排，看到开车的是小宝，他是姨姨的儿子，实际上是姨父姨姨的养子。

小宝懒洋洋地叫了我声“小明哥”，我咧嘴苦笑算是回应。



## 《留字条的秘案》

这个精神病医院位于市区北边的郊外，建在公路桥的下边，出医院大门要上一条长长的斜坡，“霸道”车好像专门喜欢上坡似的，一到坡跟前“呼”地欢叫起来，排气管发出震耳声音，直上坡顶冲到公路，像箭一般射向市里。

小宝开车太快了，我有些晕，抓紧车门上的把手，偷眼瞧了姨姨一眼，看她是不是也晕，但见姨姨稳坐钓鱼台，在闭目养神。我暗自骂自己是个笨蛋，这车是姨父专车中的一辆，平时就是小宝开，拉着姨姨到处跑，姨姨怎么会在这部车上犯晕？

车窗外公路边一排排树木像闪电般退撤，但是，我还是用眼睛逮到树枝上的片片绿色，看到野外的绿色，心情晴朗起来。

逐渐离市区近了，路上的汽车多了起来，小宝拉开车上的警报器。

呜啊……

警笛撒欢儿地响起，前面的车纷纷避让，闪出一条道，“霸道”如入无人之区，在“专用”道上风驰电掣很快回到市区。

车缓缓停在小区楼下，小宝拿起车扶手下的水杯，拧开盖轻轻呷了一口。

姨姨回过身子对陈梅说：“我就不上去了，那件事你一会儿跟小明说说。”

陈梅抓着姨姨的胳膊说道：“姨，这家里的事就离不开你，等会儿我和小明说，他肯定会去，这是为他好，姨你回去跟姨父说，改天我和小明去看他。”

姨姨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忧愁，看了看我，像在埋怨什么。

和陈梅下了车，看小宝的车拐弯消失，我从陈梅手中拽过家门钥匙急匆匆往楼上走，可不想现在碰上个邻居问长问短。

站到客厅的穿衣镜前，看到里边一个身影，静静注视里边的这个人，多少天了？又看到了自己，精神病院的病房没有镜子。镜子里的我脸色苍白，表情阴郁，只是凤眼剑眉之间还是透出点俊朗气。

盯着自己自嘲地笑起来，那笑容倒也灿烂：“这个人居然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。”

刚进家时温暖的感觉消失了，头隐隐作痛，坐在那里紧闭双眼。

陈梅回来了，她走近坐下，我还是闭着眼坐着没有动，半天两个人谁也不说话，寂静的屋里空气好像被什么抽干，难受得呼吸不上来。

“你，你们凭什么把我送到那里？”内心怒火燃烧，可我说出来的话软绵绵的。

“小明，你最近有点异常，没感觉吗？”陈梅不紧不慢地说道。

“什么异常？”

“以前你是关住门自言自语，最近好吓人，晚上睡梦中老在喊，什么‘上房顶’、‘不怕死’、‘勇敢跳’啊。”

“这就是异常？这样我伤害谁来？”

“小明，你在里头也没受罪呀，院长是姨父的关系，能对你差吗？吃点药，治疗治疗有什么不好？”

陈梅说完转过身不再看我，我看她一眼，这才注意到她的眉毛和以前不一样了，陈梅本来是长瓜脸，额头又宽，像个倒放的西葫芦，现在眉毛被修得细长弯曲往上挑，和脸极不协调，那细眉就像两截工地上废弃的铁丝镶嵌在脑门上。我看得又好笑又难受，把我送到精神病院，还有闲情逸致修眉毛？一阵悲怆袭上心头。

“你把我送进去，就是为了修眉毛方便？”我琢磨了一会儿，说出这句带讽刺味道的话。

“小明，我和姨姨这样做，是怕你出事不安全，给你治病，是为了这个家。”

陈梅说这些时目光闪烁，露出不自然的神态，她和姨姨这样做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文章？

停了一会儿，陈梅靠近我说：“咱俩不说这些没用的了，说正经的吧，刚才你也听到了，姨姨让我和你说件事。省交警总队和省交通安全委员会新成立了‘省三资交安委’，姨姨跟有关领导打了招呼，让你过去上班，那地方估计也没什么正经事，不会累的。”

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像什么也没听见。

陈梅用手碰了碰我又说：“你多少年不上班了，尽管家里不缺钱，可老闲着也不是回事，现在这个干的也适合你，又轻松又离家近，还是去吧，对姨姨也是个交代，姨姨早就说过，你闷在家就会无事生非。”

“就是任人摆布的命。”我甩出这句话，是对自己说的。

“你自己现在能干啥？这年头还不是靠关系吃饭，不靠关系，我能赚上钱？你这么多年不上班，要车有车要钱有钱。相识点吧，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”陈梅鼻子哼了哼。

## 《留字条的秘案》

她一说这些，我就无言以对，心中有亏欠似的。

“我还有事先走了，今天为啥着急地接你回来，就是让你明天去报到。小明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进医院治了治应该比以前清醒了。”陈梅说完出门咯瞪瞪下楼走了。

直到听不见陈梅下楼的声音，我才回过神来，一股愤恨袭上心头，我不是愤恨别人，是愤恨自己，把我这个大活人送到精神病院，这么严重的事，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完了，我原来想着回来要和她争论，要讨个说法，要表现出自己的愤怒，可是，从医院出来了，我又孤零零地坐在这儿，无可奈何。抽手狠狠给了自己一记大耳光。

夜已深，陈梅还没有回来，这再正常不过了，她一年当中很少晚上正常下班回家，通常都是很晚才回，她要么说是和朋友打麻将，要么说是应酬别的事，究竟做什么只有天知道。

这个女人胆大，搞钱也有一手，这么多年，我从律师事务所辞职后，基本不上班，家中就是靠陈梅，当然，话说回来，她能去现在的单位也是靠着我姨父这棵大树，姨父是省公安厅厅长。

陈梅原先是个真正的工人阶级，是郊外化工厂的职工，隔三差五还要上夜班。她和我结婚后，我父亲找关系把她调回市里，前后换过好几个单位都不满意，后来，找姨父把她安排在省交警总队车管所，也就是“省车管所”，虽然工作关系没有正式调动，属于临时工性质，可是，这里的临时工不简单，“里面水深着呢”，陈梅在这里如鱼得水，大展手脚，不用几年就跨入了“富贵”行列。

“权力”这个东西很可怕，不管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，一旦拥有了它，就成了魔术师，给别人变化的同时，把自己也变了，陈梅就是个例子，原先朴实简单的女孩，现在雍容华贵，趾高气扬，不知天高地厚。

从窗户到门是七步，从门到窗户还是七步。

我这个人就是有个优点，别人伤害了我，我能忍，在家中来回走了半天，好像在疗伤一样，已经不愿再想精神病院的事了。

# 《留字条的秘案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